

慧日佛學班第5期（《寶積經講記》）

《寶積經講記》懸論

釋圓波敬編 · 2008/9/10

一、《大寶積經》與（古典的）《寶積經》

（一）、《大寶積經》的編譯

- 《大寶積經》，共一百二十卷，是唐代的菩提流志，在武后神龍二年<sup>1</sup>開譯，到先天二年<sup>2</sup>編譯完成的。
- 在中國佛教界，《寶積經》被稱為五大部之一<sup>3</sup>，有著崇高的地位。
- 這部《大寶積經》共有四十九會，也就是四十九部經的纂集。<sup>4</sup>
- 雖然是菩提流志<sup>5</sup>奉詔翻譯，其實只能說是譯編。<sup>6</sup>因為四十九會當中，如古人翻譯得很精確，就不再新譯。如古譯文義艱澀或者脫落，或者古人還沒有譯出的，這才加以（p.1）翻譯。所以現在的《大寶積經》，實是多數人翻譯的編集。菩提流志新譯的，凡二十七會；古師所譯的，共二十二會。<sup>7</sup>論卷數，菩提流志新譯的，不過三分之一。只因為到菩提流志手中，大部才編集完成，所以一般說是菩提流志所譯的。

<sup>1</sup> 武后神龍二年（西元 706 年）。據《資治通鑑考異》卷十二引《則天實錄》，神龍本為則天年號，不久，中宗（李顯）復辟，沿用不改。菩提流志卒於西元 727 年。

<sup>2</sup> 玄宗（李隆基）年號，先天二年（西元 713 年）。

<sup>3</sup>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265-266：「《般若》，《華嚴》，《大集》，《涅槃》——四大部（或加寶積為五大部）。」唐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所分五大部（般若、寶積、大集、華嚴、涅槃）

（一）大乘經中之五種大部經典。又稱五部大乘經。乃開元釋教錄對大乘經典所作之分類。即：（一）般若部，凡二十一部，七三六卷，七十三帙。（二）寶積部，凡八十二部，一六九卷，十七帙。（三）大集部，凡二十四部，一四二卷，十四帙。（四）華嚴部，凡二十六部，一八七卷，十八帙。（五）涅槃部，凡六部，五十八卷，六帙。

（二）全部大乘經分類為五種大部。即：（一）華嚴部，（二）方等部，（三）般若部，（四）法華部，（五）涅槃部。出於《閱藏知津》。乃智旭依天台宗之五時教判所立者，將開元錄所分之寶積、大集二部攝屬方等，別立法華部，又五大部外之重單譯經亦大多攝入方等部中。

【按】據《開元釋教錄》卷十一之說，般若為諸佛之母，故將般若部置於五大部之首，凡二十一部七三六卷；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十則錄有三十二部七五七卷；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一載有四十四部七九四卷；智旭之《閱藏知津》依天台宗五時判教之說，改置般若部於五大部之第三。

<sup>4</sup> 德格版丹珠爾目錄，刻本第二一〇頁上：「西藏經錄家相傳寶積經類有百千品，十萬頌，與華嚴大本相同，而現存大部四九品，只是據所存者儘量譯之而已。」

<sup>5</sup> 菩提流志（Bodhiruci）：南印度人，西元 693 年唐朝武后時來中國，譯三藏遼譯聖典，為武后所尊敬。《開元釋教錄》卷 9 曰：「沙門菩提流志，本名達磨流支，唐言法希，天后改為菩提流志，唐言覺愛。南印度人。」

<sup>6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1164：「『大寶積經』，一二〇卷，是唐代（西元 706——713 年）菩提流志 Bodhiruci 編譯所成的，分四十九會。早在麟德元年（西元 654），玄奘就想翻譯這部經，由於年老力衰而停譯。」

<sup>7</sup> 菩提流志所譯的會次，凡二十七會：1、2、5、6、7、10、11、13、20、21、22、24、25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4、35、37、40、41（《彌勒菩薩問八法會》）、42、45、48、49。

其中有十七會菩提流志認為先前譯本不佳而重譯，十會為新譯。

《開元釋教錄》卷 9，大正 55，570b16-25：「於中二十六會、三十九卷，流志新譯。謂三律儀會，無邊莊嚴會，…勝鬘夫人會，廣博仙人會。」

- 本經爲什麼稱爲寶積？有人以爲：《寶積經》是一部叢書，所以寶積是多種經典——法寶總集的意思。<sup>8</sup>當然，《大寶積經》被作爲多種經典的編集，在玄奘法師時代，早就如此了。據《慈恩傳》說：奘師去世那一年元旦，曾因寺僧的勸請，而試譯《大寶積經》。<sup>9</sup>
- ◎真正說起來，現在所要講的〈普明菩薩會〉（大寶積經第四十三會，第一百十二卷），才是原始的《寶積經》。
- ◎而現在的《大寶積經》只是附合「寶積」二字，將四十九部不同的經典，編集在一起而已。所以現在的四十九會，性質互不相同；既沒有一貫的論題，也說不上前後的一定次第。《寶積經》四十九會，與《大般若經》十六會，《華嚴經》九會等，意義完全不同。

### （二）、古典的《寶積經》

現在要講的《大寶積經》的〈普明菩薩會〉，是古典的《寶積經》（其餘四（p.2）十八會，是合編而才稱爲寶積的），這可以從兩點來說：

一、古代所說的《寶積經》，都是指本經說的：

- （一）、本會內題「古大寶積經」。糝譯於《大乘寶雲經》中的，叫〈寶積品〉。<sup>10</sup>
- （二）、龍樹《大智度論》（卷二八），引《寶頂經》，明菩薩初發心勝於二乘，就是此經，可知寶頂是寶積的異譯。
- （三）、魏菩提流支（或勒那摩提）譯的《大寶積經論》四卷，傳爲世親菩薩所造。依西藏所譯，說是世親弟子安慧菩薩造的。這部《大寶積經論》，就是本經——〈普明菩薩會〉的釋論。

二、古代大乘聖者，是特別重視本經的：

- （一）、中觀大乘（空宗）的龍樹菩薩，引用《寶頂經》，就是本經，這已在上面說過了。又如《大智度論》所說：「聲聞空如毛孔空；菩薩空如太虛空」。及《中觀論》的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爲離諸見故」<sup>11</sup>一偈，都是引用本經的。
- （二）、瑜伽大乘（有宗）的彌勒菩薩，在《瑜伽論·攝抉擇分》（卷 79、80）<sup>12</sup>，說

<sup>8</sup> 元魏譯《大寶積經論》卷 1，論云：「彼大乘法寶中所有法相盡攝取故，此妙法門名爲寶積。」此不僞爲一部經之名，也可用作通名。寶積部可以包括通論大乘法門的各經。原來寶積的名稱就是指該攝大乘法寶各種異門的經典而言。

<sup>9</sup> 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 10，276c2-9：「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，翻經大德及玉華寺眾慇懃啓請翻《大寶積經》。法師見眾情專至，俛仰翻數行訖，便攝梵本停住，告眾曰：「此經部軸與《大般若》同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，死期已至，勢非賒遠。」；《開元釋教錄》卷 8，560c13-16。

<sup>10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1165：「梁曼陀羅仙（Mandra）共僧伽婆羅（Saṃghavarman）所譯的《大乘寶雲經》〈寶積品〉第七（《大乘寶雲經》，卷第七，大正 16，276b）。《大乘寶雲經》的異譯本，都沒有這一品，可見這是後來被編入《大乘寶雲經》的。」

<sup>11</sup> 《中論》卷 2〈13 觀行品〉，大正 30，18c16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爲離諸見故」。

<sup>12</sup>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79-80，大正 30，738c-747b。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50：「摩怛理迦是「本母」的意思，通於法與律，這裏所說的，是「法」的本母。對於修多羅——契經，標舉（目）而一一解說，決了契經的宗要，名爲摩怛理迦。如《瑜伽師地論》〈攝事分〉（卷八五——九八）的摩怛理迦是《雜阿含經》「修多羅」部分的本母。又如《瑜伽論》「攝抉擇分」（卷七九——八〇），標舉菩薩的十六事，一一加以解說，是大乘《寶積經》的「本母」。這是「釋經論」，但決了宗要，與依文釋義的不同。」

菩薩正行十六事，就是本經的摩呬理迦。安慧的《大寶積經論》<sup>13</sup>，是依此敷演而成的。<sup>14</sup>又如《攝大乘論》〈所知相品〉，所說（p.3）成就三十二法名為菩薩，以及唯識學者所傳的十三種中道，<sup>15</sup>都是依據本經的。特別是「寧起我見如須彌山，不起空見如芥子許」一語，為瑜伽大乘特別重視的金句。

(三)、印度大乘正統的空有二宗，一致重視本經——《寶積經》（普明菩薩會），可見本經的價值了。

## 二、古寶積經的翻譯

本經現存的譯本，共有四譯：<sup>16</sup>

一、後漢支婁迦讖譯，《佛說遺日<sup>17</sup>摩尼寶經》，一卷。

二、晉失譯，《佛說摩訶衍寶嚴經》（一名大迦葉品），一卷。

三、秦失譯，《普明菩薩會》（古大寶積經），一卷——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四十三會。

四、趙宋施護譯，《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》，五卷。

此外，

一、宋沮渠京聲譯的《佛說迦葉禁戒經》<sup>18</sup>，實為本經兼說聲聞道中正（p.4）說一段之

<sup>13</sup> 根據西藏譯本。

<sup>14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1165：「傳為世親 Vasubandhu 所造的《大寶積經論》，元魏菩提流支（Bodhiruci）譯成四卷，是依《瑜伽》〈抉擇分〉而解釋本經的。」

【按】元魏菩提流支，北印度人，大乘瑜伽學者，西元 508 年魏宣武帝時來洛陽多翻諸經。

<sup>15</sup>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80，大正 30，742c17- 743a3：「云何菩薩於正行中安立所學。謂諸菩薩具足法住。於依世俗諦道理所說不了義。非所依聲聞乘相應經典。已作依持已作善巧。而復超度於大乘相應甚深空性相應。依世俗勝義諦道理所說了義。可依經典勤修學時。名為如理正勤修學。如是如理勤修學時。名正修行中道勝行。所以者何。由此正法貫穿十三中道行故。一者貫穿補特伽羅空性；二者貫穿補特伽羅無我性；三者貫穿法空性；四者貫穿法無我性；五者貫穿增益邊；六者貫穿損減邊；七者貫穿法現觀；八者貫穿法現觀迴向大菩提性；九者貫穿如是行者煩惱眾苦不纏繞心性；十者貫穿二無我勝解差別；十一者貫穿前無我性是後因性；十二者貫穿到邊際空性；十三者貫穿即彼威德。」

<sup>16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1165：「這部《古寶積經》，譯本有：1.後漢光和二年（西元 179），支婁迦讖（Lokarākṣa）初譯，名『（佛）遺日摩尼寶經』，一卷。2.晉失譯的『摩訶衍寶嚴經』，一卷，一名『大迦葉品』。3.秦失譯的『寶積經』，一卷，今編為『大寶積經』第四三會，名『普明菩薩會』。4.趙宋施護 Dānapāla 譯，名『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』，五卷。這部經，還有梵文本、藏文本。西元 1926 年，S.Holsteiñ 對校梵本、藏文本，及漢譯四本，出版『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』。這部經的漢譯，還有梁曼陀羅仙（Mandra）共僧伽婆羅（Samghavarman）所譯的『大乘寶雲經』『寶積品』第七。『大乘寶雲經』的異譯本，都沒有這一品，可見這是後來被編入『大乘寶雲經』的。宋沮渠京聲所譯的『迦葉禁戒經』，一卷，是從本經所說的聲聞正道，抽出別譯所成的。在『大寶積經』四十九會中，這是重要的一部！」

<sup>17</sup> 遺〔ㄨㄟˋ〕〔《廣韻》以醉切，去至，以。〕

「遺日」應是『遺日羅』之簡寫，或音譯成『惟日羅』（vaipula, vaipulya），「方廣」之意。

《佛說遺日摩尼寶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190c14-15：「佛語迦葉：若有菩薩欲學極大珍寶之積遺日羅經。當隨是經本法精進。」

《道行般若經》卷 9，大正 8，468c11-13：「捨置般若波羅蜜，摩訶漚耜拘舍羅（upāyakausalya）及諸摩訶惟日羅（mahāvaiipula）」

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卷 13，大正 55，459c14：「寶積三昧文殊問法身經（一名惟日寶積三昧文殊師利問法身經六紙）」

<sup>18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1165：「宋沮渠京聲所譯的《迦葉禁戒經》，一卷，是從本經所說的聲聞正道，抽出別譯所成的。」

《歷代三寶紀》卷 7，大正 49，72a17：「《迦葉禁戒經》一卷（一名《摩訶比丘經》，一名《真偽沙門經》）」。

別譯。

二、梁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譯的《大乘寶雲經》，第七卷名〈寶積品〉，實是本經被編入《寶雲經》的；《寶雲經》的其他譯本，並沒有此品。

	譯者	經名	經號
1	支婁迦讖譯 (A.D.179)	《佛遺日摩尼寶經》一卷	T 350
2	晉失譯 (A.D.265-420)	《佛說摩訶衍寶嚴經》一卷(一名〈大迦葉品〉)	T 351
3	秦失譯 (A.D. -)	《寶積經》〈普明菩薩會〉一卷	T 310
4	趙宋施護譯 (A.D.986)	《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》五卷	T 352
5	劉宋沮渠京聲 (A.D. ? ~464)	《迦葉禁戒經》一卷	T 1469
6	梁曼陀羅仙、僧伽婆羅	《大乘寶雲經》〈寶積品〉	T 659

現在所講的，是傳為秦失譯，本名《古大寶積經》而被編入大部，改名為〈普明菩薩會〉的。在十六國中，秦有三<sup>19</sup>：一、前秦，國主姓苻，也稱苻秦。二、後秦，國主姓姚，也稱姚秦。三、西秦，國主姓乞伏，也叫乞伏秦。現本古人推斷為秦失譯，但不知是三秦的那一秦？不過據譯文來看，這是羅什來華<sup>20</sup>以前的譯品。

### 三、寶積的意義

#### (一)、經題

本經的經題，古代的譯者，

- 或從人立名，如〈大迦葉品〉，〈普明菩薩會〉。
- 或從法喻得名，如《大寶積經》、《寶頂經》、《摩訶衍寶嚴經》、《佛遺日摩尼寶經》。
- 或從人法喻得名，如《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》。

《佛說迦葉禁戒經》卷1，大正24，912a16-18：「比丘！復有二事，墮鑊湯中。一者、常念愛欲，二者、喜交結知友。」；《梵網經菩薩戒本疏》卷3，大正40，622b9-11：「又《真偽沙門經》云：比丘！有二事墮鑊湯中。一者、常念愛欲心，二者、喜愛結知友。」

<sup>19</sup> 東晉十六國時期，國名為「秦」有三：

- (1) 公元352年氐族貴族苻健稱帝，國號秦，建都長安，史稱前秦。(西元351—394年)
- (2) 公元386年，羌族貴族姚萇稱帝，亦國號秦，建都長安，史稱後秦。(西元384—431年)
- (3) 公元385年鮮卑貴族乞伏國人稱大單于，其弟乾歸稱河南王，又改稱秦王，都苑川(今甘肅榆中北)，史稱西秦。(西元385—431年)

<sup>20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593：「鳩摩羅什(Kumārajīva)來華的時代(西元401年—415年頃)」。

## (二)、經文

○然據經文的「珍寶之積」、「寶積」、「寶嚴」來說，本經實應名「寶積」。古人或譯為「寶頂 (p.5)」，或譯為「寶嚴」，梵文都是 Ratnakūṭa。

### 1、寶——法寶——不共世間的正法珍寶

○什麼叫寶積？寶是譬喻，凡希有的，珍貴的，有妙用的，叫做寶。寶所喻的是法寶；宋譯作「正法」，也就是妙法。正法，是佛所證的，依此而覺悟成佛的。

約圓滿說，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竟諸法實相」；如來的自證化他，是最清淨的妙法（喻如白蓮），如《法華經》所說。

但是，菩薩也能分證妙法；二乘聖者，也同樣的契證妙法，所以說：「須陀洹初得法身」等。

正法雖是本來如此的，但從實踐而體悟來說，這是希有的，珍貴的，有妙用的。因為唯有信解這，隨順這，通達這，才能轉迷啓悟，超凡入聖。才能了生死，才能度眾生，才能無邊福德莊嚴，才能究竟成佛。這是不共世間的正法珍寶。

### 2、依三乘共證的正法說

本經與《金剛經》一樣，「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」，是依三乘共證的正法說。三乘聖者的體證正法，都不離無所得的中道。所以古人說：「無所得小，無所得大」。又說：「一切大乘經，同以無二顯道為宗。乃至小乘經意，亦不外此」。

## (三)、依本經的主要意趣來解釋經題

### 1、本經的主要意趣

然本經的主要意趣，是宣說大乘行，著重在從加行位到通達位。<sup>21</sup>大乘的核心 (p.6)，是大菩提願為本，大悲心為上首，空慧為方便的。如本經所明的菩薩道，略分三段：一、修廣大正行，重於菩提願。二、習甚深中觀，重於空慧。三、作教化事業，重於大悲心。綜貫這三德而修行，才成為菩薩正道。

### 2、依寶積、寶頂、寶嚴——三義來解釋經題

依此來解釋經題，可約寶積、寶頂、寶嚴——三義來說。

#### (1)、寶積

一、正法的珍寶，是依三德而證正法。這是真實菩薩行，一定是廣集無邊福智功德珍寶的。如經中說到真實菩薩，就說有「四大藏」<sup>22</sup>、「攝諸善根」<sup>23</sup>、「無量福德莊嚴」<sup>24</sup>。

<sup>21</sup> 《成唯識論》卷9，大正31，48b11-15：「何謂悟入唯識五位？一、資糧位，謂修大乘順解脫分。二、加行位，謂修大乘順決擇分。三、通達位，謂諸菩薩所住見道。四、修習位，謂諸菩薩所住修道。五、究竟位，謂住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<sup>22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112，大正11，632c13-16：「菩薩有四大藏。何謂為四？若有菩薩值遇諸佛。能聞六波羅蜜及其義解。以無礙心視說法者。樂遠離行，心無懈怠。迦葉！是為菩薩有四大藏。」

<sup>23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112，大正11，632c20-23：「菩薩有四法，攝諸善根。何謂為四？在空閑處，離諂曲心。諸眾生中，行四攝法而不求報。為求法故，不惜身命。修諸善根，心無厭足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法，攝諸善根。」

<sup>24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112，大正11，632c23-27：「菩薩有四無量福德莊嚴。何謂為四？以清淨心而行法施。於破戒人生大悲心。於諸眾生中，稱揚讚歎菩提之心。於諸下劣，修習忍辱。迦葉！是為菩薩有四無量福德莊嚴。」

爲了說明「菩薩福德無量無邊」，用大地等十九種譬喻來顯示。所以菩薩的正法珍寶，是寶積；這是經題的本義。

#### (2)、寶頂

二、極廣大的，才能極崇高。如塔婆<sup>25</sup>一樣：塔基廣大，又一層層的疊積起來，才有高聳雲空的塔頂。所以，由於正法珍寶的無邊積集，顯出了菩薩體證正法的高超。如經說菩薩是真實佛子，紹隆佛種；初發心菩薩，就已勝出聲聞，爲人天所禮敬。因爲是寶積，所以成寶頂。積是積集，積集了就崇高。《維摩詰經》有香積世界，奘譯作香臺，臺也就是高的意思。這與一般的好高騖遠，說心說悟，而不知平實的廣積功德，是怎樣的不同！

#### (3)、寶嚴

三、這樣的正法，極廣大而又極崇高，顯出(p.7)了正法的宏偉莊嚴，不同於小乘。如塔的廣大崇高，顯出了宏偉而莊嚴一樣。所以又稱爲寶嚴。

#### (4)、小結

同一梵語，而古德三譯不同，意義還是一貫的，相顯相成的。梵語摩訶，譯爲大而含有多與勝二義。本經所說的正法珍寶，寶積是眾多義；寶頂是殊勝義；積而又頂的寶嚴，是大義。所以本經也叫《大寶積經》。

寶積——眾多義——廣積無邊福智功德珍寶

寶頂——殊勝義——菩薩體證正法的高超

寶嚴——大義——正法宏偉莊嚴別於小乘

### 四、寶積經的宗要

#### (一)、大乘經約兩大流來說——正明菩薩道，兼說聲聞行

統觀所有的大乘經，可以略分兩大流：

一、專爲菩薩說，廣明菩薩的大行與佛果的，如《華嚴經》等。

二、爲菩薩及聲聞乘，大小兼暢而宗歸於大乘的。

#### 1、從觀慧來說

這裡面，有些是從觀慧的修證來說，發明三乘同入一法性，大乘與小乘，都以無所得而入道。當然，也說到菩薩般若的方便善巧，不共二乘。

#### 2、從廣行來說

有些是從廣行來說，著重於菩薩的特勝；由於悲願殊勝，智證也殊勝，這便有貶抑訶斥二乘的教說。

<sup>25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51：「塔」，是塔婆、窣堵波 stūpa 的略譯。塔的意義，如道宣《關中創立戒壇圖經》(大正 45，809 中)說：

「若依梵本，瘞佛骨所，名曰塔婆。……依如唐言：方墳塚也。古者墓而不墳，墳謂加土於其上也。如律中，如來知地下有迦葉佛舍利，以土增之，斯即塔婆之相。」

【瘞】：〔一、〕埋物祭地。

3、從果德來說

有些是從菩提果德及因心來說，<sup>26</sup>對二乘折攝兼施，而導歸佛乘的。這些，雖然方便不同，各有特勝，但對於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趨無上菩提果的大乘宗要，是（p.8）沒有什麼差別的。

4、小結：本經正明菩薩道，兼說聲聞行

本經大體與《般若經》相近，說三乘都以無所得入道，所以是正明菩薩道，兼說聲聞行的教典。

(二)、大乘經約境、行、果來說——本經是詳行的（重於資糧行及慧悟行的）

又一切大乘經，可以約境、行、果三義來分別。

1、境

一、詳於境的，有事境與理境。事境中，或詳於三乘共的心境；或詳於菩薩不共的心境，如說阿賴耶等。理境說一切法無性故空，空故不生滅的勝義諦。

2、行

二、詳於行的，或重於資糧行：菩薩發菩提心，廣集無邊福智資糧。廣大的資糧中，如十善等，分同世間正行，而實是菩薩的要行。或重於慧悟行（從加行到見道位）：廣明般若的無所得行，如本經的如實中道正觀。約無所得的悟入說，是分同二乘的。所以說「般若為母」，不但是佛母，也是二乘聖者的生母。或重於如實行：這是悟後的大行，如《十地經》等所說，分同於佛陀的果德。

3、果

三、詳於果的，特詳於如來的依正莊嚴，自利利他的德行圓滿。

4、小結：本經是詳行的

依此三義來分別，本經是詳行的，是重於資糧行及慧悟行的。

(三)、約戒定慧三學來說——本經是特重於戒慧（契當於菩薩道的精神）

菩薩的修行，六度、四攝等都是。依遍通三乘行來說，宗要是戒定慧——三（p.10）增上學。在三學中，本經是特重於戒慧的。這也許是繼承佛陀根本教學的風格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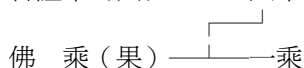
《雜阿含經》（卷 24）說：「當先淨其戒，直其見，具足三業，然後修四念處」。佛法是不離世間的，要處世而做到自他和樂，非戒不可；戒行是基於慈悲的同情。佛法即世間而出世解脫，這非智慧的達妄契真不可。這二者，戒如足，慧如目。

從自證說，這才能前進而深入；從利他說，這才能悲智相成，廣度眾生。

假使不重戒慧而偏重禪定，不但有落入邪定、味定的可能；即使是正定，也會傾向於隱遁獨善。

大乘廣攝一切根機，也有獨善風格的「聲聞菩薩行」。但在利他為先的大乘法中，如本經的著重戒慧，才是更契當於菩薩道的精神。

<sup>26</sup>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14：「《法華經》專說一乘，又說『佛自住大乘』。大乘與一乘，可作如此觀：  
菩薩乘（因）——大乘



…一乘的重心，在說明二乘非真，在顯示如來果德。大乘是貫徹因行果德的，而多少側重菩薩因行。

1、戒——律儀戒而深入到道共戒

戒律，本於慈悲的同情，不忍損害他而來。

律儀戒中的別解脫，重於身語的止惡。但每一持戒的，都是可能違犯的，這一定要：「所犯眾罪，心不覆藏，向他發露，心無蓋纏」。能隨犯隨懺，才能保持自心的無憂無悔，戒行清淨。

不過僅是身語的止惡，是不夠的。戒——尸羅的義譯為清涼，也重於自心的淨除煩惱。釋尊的略教誡說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。所以，意地的種種煩惱，戲論分別，如不能遠離，不能算是真正的持戒清淨。

別解脫戒——重於身語的止惡

戒（尸羅）的真義清涼——重於自心的淨除煩惱

本經在兼說聲聞行時，四沙門中的形服沙門，威儀欺誑沙門，貪求名聞沙門，不消說是不夠清淨的。四種持戒比丘中，說有我論的，我見不息的，怖畏一切法空的，見有所得的；總之，只要是執我執法的，無論怎樣的持戒，都不能符合如來律行的本意。因為這樣的持戒者，雖好像清淨持戒，而終久——今生或後世要破壞戒法的。

所以本經從一般的律儀戒說起，而深意在道共戒，如說：「諸聖所持戒行，無漏不繫，不受三界，遠離一切諸依止法」。這無漏相應的，聖智相應的戒行，本經在正明菩薩道中，也深切的說出：「無有持戒，亦無破戒。若無持戒無破戒者，是則無行亦無非行。若無有行無非行者，是則無心無心數法。若無有心心數法者，則無有業，亦無業報。若無有業無業報者，則無苦樂。若無苦樂，即是聖性」。不但聖者以此為體性，也是聖者以此為因性的（共三乘說為聖性。專約大乘說，就是佛性）。從慈悲不忍損他，到遠離憶想分別，深入真空的戒行，為本經的要義之一。（p.11）

本經——執我執法的，無論怎樣的持戒，都不能符合如來律行的本意

本經——從一般的律儀戒說起，而深意在道共戒

本經的要義——從慈悲不忍損他，到遠離憶想分別，深入真空的戒行

（無漏相應的，聖智相應的戒行）

2、慧——從聞慧、修慧而深入到現證慧

現證慧——聖智、淨智，是依定修觀而成就的。本經說：「不以戒（律儀戒）為最，亦不貴三昧；過此二事已，修習於智慧」。又說：「依戒得三昧，三昧能修慧；依因所修慧，逮得於淨智」。戒、定、慧的三學相資，次第修發；修定與修慧不同，本經都說得明白。

(1)、慧學的修學次第——依聞慧而起思慧，依思慧而進起修慧

智慧（般若），不是泛泛的知識，而是通達我空法空——空寂法性的聖智。這不但依戒、依定而修得；在慧學自身，也有修學次第，這就是依聞慧而起思慧，依思慧而進起修慧（與定相應的觀慧，叫修慧），依修慧才能得現證的聖智。

(2)、智慧從多聞生

所以本經重智慧，也就重於多聞，修行。如說：「菩薩有四法得大智慧。何謂為四？常尊重法，恭敬法師（這是自己樂意多聞）；隨所聞法，以清淨心廣為人說，不求一切名聞利養（這是樂意使他人多聞）；知從多聞生於智慧，勤求不懈，如救頭然（知多聞的功德而勤求）；聞經誦持，樂如說行，不隨言說」（這是由聞而思而修，不為文字所封蔽）。本經說菩薩行，以「得大智慧」為第一要行；而說智慧從多聞生，明白的開示了慧學的進修次第。

### 3、法空性的現證中，戒智不二；也就是無漏戒定慧的具足

「依因所修慧，能得於淨智」：可見觀慧的修習，是極為重要的。本經廣明（p.13）如實的中道正觀，即一切（我）法性空觀。空（無相無願無生滅等）是本性空，是中道，所以增減不得。

#### (1)、著空

有些人，取空著空，以為有空可得，這是增益了。這不但辜負了佛說空觀的本意，反而著空成病。如以藥除病，「藥不出，其病轉增」一樣。龍樹依據經義，所以在《中觀論》上說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；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」。一切是本性空的；眾生著有，起種種見而流轉生死，而一切法空，還是本來如此。由於「一切諸見，唯空能滅」，所以說空；滅諸戲論妄執，即顯一切法本性空寂，並非別有空理，可住可得。

#### (2)、著有

有些人著有成迷，怖畏法性空寂，不生不滅。佛說這些人，如怖畏虛空，而想逃避虛空一樣，這是減損了。其實，空是一切法性，虛空那樣的遍於一切，有什麼可怖畏，有什麼可捨離的？想離空立有，真是「狂亂失心」了！龍樹說：「五百部聞畢竟空，如刀傷心」，就是這一類人。

#### (3)、如實觀察一切法性空

能於一切法性空，不增不減的如實觀察，是引發真實聖智的方便。

一切法本性空：以如幻性空的觀心，觀如幻性空的觀境；心境並冥。經說如幻食幻的比喻，極為明白。

觀心是分別伺察，聖智是無分別智，依分別觀怎麼能引生無分別智呢？這如經上說：「真實觀故，生聖智慧；聖智生已，還燒實觀」。要知道，如實觀慧，是觀一切法無自性空的。這雖是世俗的分別觀察，但是順於勝義的，觀自性不可得的。所以這樣的觀慧，能引發無分別聖智。等到聖智現前，那如實空觀也就不起了。唯有理解這個道理，才知觀慧的必要，不致於落入一味息除分別的定窟。

如實觀慧——觀一切法無自性空

這雖是世俗的分別觀察，但是順於勝義的，觀自性不可得

引發無分別聖智的方便

聖智現前——如實空觀不起

#### (四)、結說

本經以律儀戒而深入到道共戒；從聞慧、修慧而深入到現證慧。在法空性的現證中，戒

智不二；也就是無漏戒定慧的具足。這可說是本經的宗要所在了。(p.14)